

唐書

二十六

唐書列傳第八十

李勉

李臯

子象古 道古

劉

响

華修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襄相岐四州刺史安
 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為益州長史判都督事
 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
 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立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
 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縣尉盧成
 軌等並有擒奸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
 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三
 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
 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
 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三言曰元惡未
 殄遭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

唐書卷八十一

李勉

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京累歷清要四
 遷至河南少尹累為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
 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
 王粹勤幹俾攝南鄭今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
 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謬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
 拘粹飛表上聞粹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
 謁見面陳王粹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
 常少卿王粹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今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為之屈竟
 為所抑出歷汾州號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
 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
 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式日昇相繼背叛勉
 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
 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為父攘災亦可矜也捨之大曆二年來朝拜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官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
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
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饋以待之及勉在職旬月朝恩入
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
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
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
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歲
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翊併力招討悉斬之
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潔廉舶來都不檢
閱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
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老且以為可繼
前朝宋璟盧象昇朝隱之徒人吏誦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
工部尚書及滑亳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代因除之
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侯雖暴驚者亦不劫之十

唐傳八十一

一

劉國

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沛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
州將李靈曜阻兵止結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
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驍將杜如
江擒之以獻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仍舊鎮
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廢下所逐詔復加勉汴宋節度使移理汴
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平章事建中元年
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
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眾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
將曰希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
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
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
事中素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
日上謂勉曰眾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
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

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卒年七十
二上頗愍悼之冊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勉坦率素淡好古
尚奇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
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
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卒於幕
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醕辭色悽惻論者
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
標悍陰禍兇熖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况勉應變非三援
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亂擾矣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
之際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皇字子蘭曹王明立孫嗣王戡之子少補左司御率府兵曹參
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皆同正多智
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斛直數
千死者甚多皇度俸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

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皇欲行賑救掾吏
叩頭乞候上曰皇曰夫人日一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
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皇行縣見一媪垂白而泣
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鏐官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
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鏐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
於時皇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
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徵
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
楊炎謫官道州知皇事直及為相復拜衡州初皇為御史覆評懼
貽太妃音憂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兒如平常太妃音不知及為
潮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建中元
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平京皇貪殘有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
縣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眾據縣

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臯授命日乃曰驅疲眊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平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喜且遣使請降亦未必使臯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

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臯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鏐委之中軍以馬彞許孟容為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鏐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臯率軍繼之貴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為元帥加臯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陳少遊強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泝江次于蘄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臯遣伊慎將

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戎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
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
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五
百戶上至梁州進獻繼至臯以上蒙塵于外不敢居城府乃於
四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
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鏐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湏水爲固攻之累日不
下希烈遣甥劉或虛將步騎八千來援臯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
應山獲或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或虛等之城下
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臯乃使王鏐
馬彛繩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臯令伊慎
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
陵尹荆南節度等使江漢倚臯爲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
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旣平請護喪柩東都上
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

拜墓觀者榮之先江陵東北有廢田旁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臯
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架江爲二
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
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
人初平希烈吳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
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隋隸焉練兵積糧市迴鶻馬益騎兵嘗
大畋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
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廩俸豪家不
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若挂帆席
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敵器進入內中每遺人物常自秤量署之
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馬彛未知名臯始辟之卒以正
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將買之
彛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
奈何令其子孫自嚙鬻焉臯謝曰主吏失詞爲足下羞微足下安得

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爲己任故賓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賻帛有差謚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象古自衡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爲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唯類焉楊清者代爲南方酋豪屬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強自驩州刺史召爲牙門將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爲瓊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憐虐人無聊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餘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敗保于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來降道古登進士第遷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昇朝籍常以酒肴棊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每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

黔中觀察爲鄂岳所斬安黃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臯之子臯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爲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譙亂爲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衄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爲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爲左金吾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鏞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鏞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

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
竄逐誅之鋪旣貶責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臯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蒞事動有美聲可謂
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必勝則又勉不及臯
遠矣道古便安好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臯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一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唐書列傳第八十二

劉

駒

等修

李抱玉

李抱貞

王處休

盧從史

李茂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衣商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為時所稱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負外置同正負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穎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一阻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給之曰五日糧盡明日當降賊眾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宇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給

四十一 唐書八十二

張敬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眾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讎城摯捨南城攻中讎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為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玉上言臣員屬京兆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晉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間亡命相聚為寇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公卿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

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

為當時所稱大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為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真任以軍事

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

京師代宗以懷恩倚馮統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

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

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為

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然因是遷殿中少監居西之為陳

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日百姓勞逸

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為澤潞節

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復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

玉卒抱真仍領留後抱真密謂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

乘戰餘之地上墾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

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日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三會當

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

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

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

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為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

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

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

邢州及臨洛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

敗悅兵於雙岡斬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于臨洛遂解臨洛及邢

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百

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

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燧等退次魏縣上

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
芄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汗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
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饋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
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
圍貝州初群賊附於希烈希烈僭偽有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
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
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
武俊營且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
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
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
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
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
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

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
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爲兄弟
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
百戶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
天下賢雋問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
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節又好方
士以異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昇僊
遂畧爲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
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
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
洞立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何自棄也
益服三千九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機祥或令厭勝爲巫祝所惑
請降官爵以穰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爲檢校左僕射貞
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

眞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臣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
眞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眞令曰
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說及
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須臾緘或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
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爲抱眞表請以職事付緘翌日又令諸將連
奏請緘領軍上已聞抱眞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
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眞疾病請見明
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遣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
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今以兵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
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如何將吏莫有對
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
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
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
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

四十一 唐傳八三

四

朱明

善者眞慕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言耶
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因陳榮而遣使護緘焉

王度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
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爲將久之澤潞
節度李抱眞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眞
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度休攻戰居多擢
爲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洎抱眞卒裨
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眞子緘軍中擾亂度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
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
言由是普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觀察大使
授度休潞州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度休號令
安撫軍州大理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洛觀察
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
射賻以布帛米粟度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内州倉庾皆積糧儲

可支軍人數歲又常撰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
爲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
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
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母於是日海縣懽娛稱萬壽
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按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
議矣臣竊以陛下隆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大和已布於六氣
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
思祖述每思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
章探微蹟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爲調
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
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異雲
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愆愆之聲長作
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類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
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
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
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四二

唐傳八二

五

樂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
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秘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
遊譚謩軍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母命節制必令採
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
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拜給矯妄從事孔戡
等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日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
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
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
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
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
戲從史皆貪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悅而遣焉
從史喜甚曰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璀伺其來博揖

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棒出帳後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
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宜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省素
懷忠順乃嚴戒其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
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歿以事君所宜用鉞
故楚人告變韓信忠釋於事先蜀土飢災鍾會禍生於部下況害
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私負德合賞於嚴科屈
法申恩尚從於寬典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
自裨將居下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母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
戚容行棄人倫孝壽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與師苟求
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示於懷撫推以信
誠排衆論以釋其直麻決中心而授之鈇鉞委以重任人命之專征
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貧予何愛焉而乃冒利害因歿隋政敗
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
應遺寇遊魂而是託巨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

四十一

唐書卷八十一

六

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跡以陵汗麾下
實玷皇風負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稟
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多且辜覆載之仁寧追神鬼
之責況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覲生
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堅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隣境
密跡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終
務於合貨所期悔過豈謂踰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
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
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
魘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歿由事驗自開棄
絕之門禍實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子繼宗等
四人並貶嶺外

李芄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事攝監察
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為京兆尹舉為長安尉李勉為江

西觀察使署奏秘書郎兼監察御史為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宜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眾隰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為亂芄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宜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他州焉芄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為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為都團練副使頃之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為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即值李靈耀反於汴州勉署芄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其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為節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之師芄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

四二一 唐傳八二

一

卷八

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芄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敕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歸芄將請生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賦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也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為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岍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賫表達於奉天上嘉之

乃以帛詔藏於蠟九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入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率其眾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入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焉無幾何希烈遣其將程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眾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程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遂率眾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恒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克寧遣其將雍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怒攻液清以眾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

四十一 唐僖宗

帝果

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賜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勣充弔祭使所緣並差并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寧秘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極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碩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母上疏連稱二封頗為時人所哂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評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

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廷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
明運爲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寧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
就使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
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
未畢上怒曰出侯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
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
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言得其甚具賊元素由是爲時器
重遷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盧
群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
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
名望召拜中外從官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寤不得
志見客必白無以其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
人情李錡爲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
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

四十一 唐僖宗

九

陳

孤奉長姊友勸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講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
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柔弱元
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
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
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
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
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
天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閒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
驚如此理家人當懲責宜俾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
千貫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
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
乎服食求仙爲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
多懷姦自貽伊戚其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爲御史

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扶貞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度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新謀芘將祿讓澄迷却行素貞嚮吾誰與欺者如忠諒

唐書列傳第八十二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唐書列傳第八十三

劉

昉

等修

李晟 子原想 聽 馮憲 恕 甚 怙 王 必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智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鬪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石州連狂羌於平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摠遊兵擊破党項羌高王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

四二 唐書八十三

卷八十三

種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摠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岡悅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回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嘗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

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悅知其可間遣使求
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
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
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為害其精卒銳將皆在於此
今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
歡如初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
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
莫仁擢趙光統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
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略恒州圍朱滔
將鄭景於清苑泚水以灌之田悅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
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
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內圍景
濟水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
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晟疾間復將進師會

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認詔下即日欲赴關輔義
武軍聞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為輕重不欲晟去數謀阻止晟軍晟
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
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為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憑以為婚義
武軍有大將為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
西行願以為別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
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
使實封二百戶晟軍令嚴肅所過樵採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
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濶聞
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德信因入晟
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
併德信軍軍益振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
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
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

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官苑攻之未必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銳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悅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說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為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毋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為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有侵削已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晨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為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効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自於己乃止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託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為所併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鈇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晟子壻張彧為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撫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計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將陽惠元及晟並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

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徒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為懷光所害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蒼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之食上歎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授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強寇恐為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偽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為之備時菊粟未集乃令檢校戶部郎中張或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菊糧皆足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子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勦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

四十一 唐傳卷十三

四

苑章

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於河南希烈鷓張於外鄭晟內無負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衆韓游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稟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今破賊迎鑿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為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先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

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涇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剪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勣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或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勣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賊斂僮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已之皆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勢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咸使謀覘我軍爲羅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門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統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

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
再戰又敗之殪屍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
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
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
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吳詵王泌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
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
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泌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
步卒直抵苑墻神廩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至是賊
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
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泌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
諫大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
晟令彼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銳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
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
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
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宋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
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降是日晟軍入京城
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
上憑睿筭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
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與公等
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
仍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
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仙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
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歎欵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
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勤
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六月四
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群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
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湯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

有之至於不譙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謀旗鼓安堵如初自
三代已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自成爲社稷萬人下爲朕也百
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僞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
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沅趙暉薛炎等晟
初屯渭橋時焚惑守歲久之方退宿介或勸曰今焚惑已退皇家
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立遠吾安
知天道耶至是謂索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
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維是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
不戰而自潰索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
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白司令大將吳詵將兵三千至寶雞清道
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
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
禁軍及山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
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于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
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咸肅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
備瓜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鑿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
賊寇皆臣庸懦不在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爲之掩涕命
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
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
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發坊樂具鼓吹
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上思晟勳方制表紀功碑俾皇
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
晟晟以涇州倚邊屢言京城帥數爲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
備耕以積粟壤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
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
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
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
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

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藩
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
且其地逼西戎易為反覆希鑒凶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
患從之晟至鳳翔託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
誅害河清者石哥等二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泉數非
晟豈能理之還鎮表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
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耳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
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上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
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
王母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
相指曰榮美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
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聞遣
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
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
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聞晟也是役也晟
先令衛將王似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沂陽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
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
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汝其不意可建奇功似如晟
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似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二而
獲免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屈律悉蒙等
目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
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戢兵疑將帥
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
父令與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奏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駐
晟德宗善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太尉中書
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
兵所劫喊單馬僅免將史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
盡中尚結贊之謀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宰相長

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
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
備左右狡兔三穴豈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遠執瓊以
聞四年二月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之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
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
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
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湯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以
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
功威不若康不又用端命于上帝付俾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
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式表儀形一
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已巳
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韶在
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
並才為代主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相

四十一

唐書卷之三

七

貞元

彥範等著其主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由冀奉之勲在肅宗
則郭子儀掃氛稔今則李晟等保靈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
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
為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
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
尚揖清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
門左初晟在鳳翔謂實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
上其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指紳儒者之事
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
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
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上
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咄於所親臨下明
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主名尤惡下
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

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
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為成就官學人皆義之理
家必敬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己
子嘗正歲崔氏安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況姑在堂婦當
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
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發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
弔命京兆尹李元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賜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
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官問今第五守進致百於故太尉中書令
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
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湯氛禳廓清上京忠誠感
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臣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
訃謨帝道叶替皇猷常竭嘉言以臣不迫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
期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志雖歷旬時日異痊除重期相見
彌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效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
肱天不慈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夫濟遂亡
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肖嗣朕必
終始保持況恩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
朕亦存信此善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異知
朕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
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大師諡曰忠武晟薨後
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長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
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一喜形於色
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
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惟
茂典故奉天不足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
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筭抱
經武之長材員以至誠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
鯨鯢既殲官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旣喪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邦

僕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子厚意其家
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侗伯偕無祿早世次
愿聰摠孫憑怒憲愬聽其甚愿聰摠官卑而卒而愿聰聽最知名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勳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
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勳至上柱國賜門戟即
今賜愿乃與父並列梁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一年服闋德宗召
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宮中常念卿等追懷勳德何日
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
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元和元
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綬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
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牒於路懸金
以贖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榜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群不時
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
縱其良馬境內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

四十一 唐傳八十三

十一

張元

以青鄆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翹
代為徐帥入為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
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為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
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弘
靖為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內
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
令妻弟竇緩將親兵緩亦驕傲瀆貨以是群情聚怨是歲七月四
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隣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緩帳中斬緩
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
水由窻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
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為軍士所俘城中
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介為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
貶隨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勳終不加罪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長
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河

中之政亦如以梁加以原結託權幸厚行賂遺賊入隨盡軍府蕭
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應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愬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早喪所出保養
於晉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李非正室令服總號哭不忍晟感之

因許服練既練丁父憂愬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
第居一宿徙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

府監左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祿大夫復
爲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官苑閑既使愬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

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來
滋爲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効宰相李逢吉亦以

愬才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隨唐鄧
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

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表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
備乃給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恥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

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士卒傷夷者親自
撫之賊以嘗敗高素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

愬沉勇長筭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
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驛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

戶緝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
之因釋其縛置爲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吳秀琳撫衆數千

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
果擒光洽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柵兵三千降愬乃徑從之新興

柵遂以秀琳之衆攻吳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
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爲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

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
乃退或勸朝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

分其力初吳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衙
將秀琳感恩期於効報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

祐者賊之駙將有膽略守興橋樞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朔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朔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朔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朔致之軍中多諫朔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為突將朔自教習之朔將龍衣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為言簡翰日至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朔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朔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朔乃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合賊謀者屠其家朔除其令因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朔朔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

四十一 卷之三

二

三惠

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朔乘其無備十日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李忠義副之朔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朔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若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勒甲冑發刃勢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逕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為殺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朔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朔不聽促令進軍皆為必不生還然已從朔之令無敢為身計者朔道分五百人斷泗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以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朔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折者黎明雪亦止朔入

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泗曲子弟歸求
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
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
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邨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
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
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
二萬餘人相次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為元濟執事帳
下廚廩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
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
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眾皆皆觀明日愬
軍還於文城柵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
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
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一子五品正員憲宗有意復隴
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關下

四十一 唐傳

十四

三鬼

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為
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換岐徐三鎮旬日間
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
戶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
乃署為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
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
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
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今三軍曰
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
使理鎮異日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茲殘害以
魏為無人也若父兄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眾皆慟哭又以
王帶寶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
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前襲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

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眾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
治軍人違紀律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
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賜賻加等贈太
尉始晟剋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
勳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己
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勳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
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
使吏緣為姦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

聽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敬聽
令鞭之見血父晟哥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為神策行營兵
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計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
轉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為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
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
為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

四二一 唐傳八三

一五

海州據險要破沐陽兵降朐山戎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
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
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內
有光祿渠久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浚舊渠溉田千
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初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
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摠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
幽冀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
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
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轉
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于
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
卒志沼奔鎮州為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子五
品官王廷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誠懼
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橐弓休於野外魏

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衛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兵遽襲聽不為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彥靈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恣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况陛下授以神筭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聽擁旌觀望按甲遷延焚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眾肆其奸兇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羞苞苴棄朝豈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商渾縞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

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音申朝典未自負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止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寬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為太子少師聽頗賂遺權幸以為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為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為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為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為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聽十領節旌所不至者三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位至一品晉終隴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翹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

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為從事時吳少誠據淮南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詔言辟憲為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為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為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動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並以蔭授官累遷至少卿監甚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酒酒色恣為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壹萬餘貫不償為迴鶻所訴文宗怒貶其為定州司法參軍

王伋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伋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伋與兵馬使李演踰苑墻血戰

四一

七

七

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將吐蕃之寇經原伋伏卒擊尚結贊幾獲由是深為吐蕃所畏晟視伋恩寵與原懇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為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伋為將帥入為左衛上將軍元和中原思朔兄弟在方鎮伋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蘆橋於河壩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伋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為恨長慶三年四月卒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奭之誅可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

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之言誠堪
太息雖齷齪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
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想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
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為宜

唐書列傳卷第八十三

左從政郎紹興府錄事參軍徐俊卿校勘

